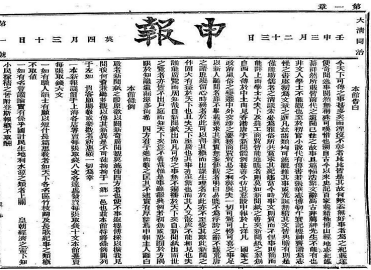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评弹 鲁文
《申报》记录的历史细节



《申报》创刊号。资料图

今年是上海《申报》创刊150周年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、影响最深远的一份中文报纸，《申报》素有“中国近代史上的百科全书”之称。从1872年创刊至1949年终刊，在近80年的岁月里，《申报》对近代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持续、广泛和全面报道，记录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，为后人了解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风貌提供了诸多细节——当然，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，这些历史细节也存在着某些偏差和误读，这也是后人和研究者应该注意的问题。

1872年4月，《申报》在上海创刊，创办人叫美查，是一位在沪经营茶叶和布匹生意的英国商人。美查长期在上海经商，对中国历史、语言和文化都非常熟悉，由此产生了办一份中文报纸的想法。他和几位朋友合伙出资，以1600两白银创办了报纸。因为报纸在上海创办，故命名为《申江新报》，简称《申报》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生时，《申报》刚刚创办不久。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乡绅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中举；“小白菜”名叫毕秀姑，因相貌俏丽，喜穿白衣绿裤，人送外号“小白菜”。毕秀姑与丈夫葛品连租住杨乃武的房子，杨乃武闲暇之际常教毕秀姑读书、识字，由此引起街坊邻里闲话。

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，葛品连突发寒热，医治无效，随之亡故。葛母想起儿媳与杨乃武之间的绯闻，怀疑儿子之死另有隐情，于是到县衙告状。几经波折之后，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初，清廷颁布谕旨，被冤捕的杨乃武和毕秀姑最终被无罪释放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至此尘埃落定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之所以得到昭雪，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，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《申报》的持续关注和报道。1874年1月6日，《申报》发表了关于杨案的第一篇报道《记禹航（余杭）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》。当时《申报》创办未久，报馆中人对新闻理念有所偏差，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视角，讲述了“某生（指杨乃武）”与“脂粉客（指毕秀姑）”勾搭成奸，合谋用砒霜毒死亲夫的老套故事。

《申报》随后又刊发了杨案的第二篇报道，题为《详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》。这篇文章与上篇不同，通过分析案情，认为这是一桩冤案，并且点名批评了审理此案的余杭知县。

《申报》连续发表文章，披露此案疑点以及官府审理细节，引起乡绅及市民的广泛关注。《申报》持续发表了《禹航生狱中自毙》《禹航生并非监毙》《杭州来信》等文章，对杨案进行追踪报道。《申报》先是写杨乃武在狱中“自毙”，马上又更正为“并非监毙”，而是受尽了酷刑。如此再三翻转，杨案一下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新闻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874年1月到1877年5月，《申报》共刊载了44条消息、18篇论说、8则评论和按语，14篇谕折、1

份状子、1则告示来追踪报道杨案，被称为“中国近代报纸发挥舆论监督的一次成功尝试”。杨乃武出狱后，《申报》创办人美查即聘请他担任了《申报》主笔——这也算是杨乃武与《申报》的缘分吧？

1908年11月14日，清光绪帝在瀛台去世，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撒手西归。光绪帝年纪轻轻，死的时间又是如此蹊跷，不免引起朝野上下的猜测和议论。其实早在光绪去世以前，《申报》就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近30次报道，并多次刊出御医出诊的脉案和药方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《申报》为后人研究光绪之死提供了更具参考性的细节。

1908年6月14日，《申报》刊登“京师近信”，第一次发布了光绪皇帝“圣躬违和”的消息：“圣上患足疾，已将三月，忽愈忽发，旬日以来尤剧，行走殊觉不便，自初六日（农历）起未至慈宫请安。”几天后，又刊发了光绪病状和御医的药方：“（光绪皇帝）口干心烦、大便溏稀、头蒙觉疼、夜寐不实等症亦未见增减。本月初九日（农历）起，御医陈莲舫每晨入内请脉，迄今并未间断，煎剂之外，复以三才封髓丸录进请服。闻每日用三钱，早晚开水送下，颇觉见效。所有煎剂各方，仍不外乎潞党参、杭甘菊等类。”

此后《申报》不断报道光绪皇帝病情及医治情况，内容相当详细，涉及身体感受、致病原因和病情变化等方面。在光绪去世当天，《申报》发出“京师专电”称：“皇上大便已解，力甚疲，今日并未召见军机。”11月16日，《申报》发布光绪去世消息：“上病大渐，今日酉正二刻升遐。”这条消息的后面还专门附一按语：“此电于前夜接到，因恐不确，未录昨报。”

《申报》的这些报道大都是通过采访获得的独家新闻，真实性和可信度颇高。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，光绪皇帝并非突然暴卒，而是正常死亡。■

流金岁月 汪龙光
石壁水库

上了年纪的人，似乎都有怀旧习惯。怀在心里，不如行在路上。清风送爽，一刹那，近百公里路走完了，有高速公路真好。一刹那，几十年前的往事如眼前的湖水随风翻着涟漪。

面前的水库叫石壁水库，坐落于文昌市西南面。20世纪70年代初筑大坝时，文昌西南部的农民，附近的工矿企业职工，周围的生产建设兵团（农垦）农工……共同建起了长超500米的大坝。

昔日大坝北侧有个农场连队10队，我曾在那里面朝红土背朝天干过农活。那时生活艰苦，吃不饱是常事，但年轻人喜欢蹦蹦跳跳，干完重活后，在篮球场内围着一个篮球奔跑是常事。经常是球打完了，澡洗完了，顿觉饥肠辘辘，肚子直唱空城计。

有一天晚上，打球后与归侨李大哥值夜班，到野外看护一批国家财产。李大哥是有心人，也会关心人，那时他已结婚成家，家里有贤内助。我跟着他值班，总能吃上一顿饱的。

眼下看着湖面的清波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水库建成初期，湖面那混浊的滚滚黄浪。

石壁水库刚建成那几年，由于库沿周边大面积垦荒，植被裸露，下雨天红土被大量冲入湖里，水色黄里泛红。建水库时砍掉的树木，也有很多树头淹在水里。当地人说，浸泡水里几年仍不腐烂的树头，制作家具是上等材料。农场伙伴瑞光和友芝两人，骅骝一对，性格要强，喜争高低，但不分伯仲。扛上大锯到湖里潜寻不腐树头，果然打造出来的家

具十分坚实耐用，还怕蛀虫。

那是冬令的一个周日下午，我跟着他俩一同出发寻宝。那天风浪挺大，真是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，湖面黄浪滚滚，湖边漂浮的杂草垃圾搁在岸沿，挂成一条长线。天气有点冷，他们喝了一点酒先暖身。瑞光先潜水下去寻找树头，上岸后与友芝口头交流水多深，树头多大，再用手比划水下怎么锯，怎么一手拉锯一手扶住根部，控制不让身体上浮。他们接连水下水上好多个回合后，在岸上的我不好意思当看客了，于是尝试轮流潜水下锯一趟。

不干不知难，不干不知苦，干了，才能永世不忘！潜水下去后两人找准位置，倚靠好，每人一手抓树根，一人手拉大锯，在水底谁也见不到谁的状况下憋气发力。谁知，没拉到几下，我就顶不住要浮上水面换气了，用时15秒。

有了亲身的、自认不成功的体会，才会格外欣赏人家的能干，才会尊重人家的苦干拼搏能力。我站在岸边默默为他们计时，1秒，2秒，3秒……念到我那换气的死亡数15秒时，我开始不安了。念到20秒时，我开始紧张睁大眼睛盯着水面了。念到25秒，我失控猛跺脚了！一直到28秒，当两个可亲可敬的伙伴露出水面时，晚霞落在他们白里泛紫的脸庞上，那晚风吹着脸庞，浮现出一片显眼的鸡皮疙瘩，整张脸只有眼神是坚毅的。我情不自禁连声大呼“勇士！勇士！”

在水库西侧的11队里，我有许多知心农友，其中包括我的知青女友。从10队到11队的距离，也正好如她所在的队名一样——11公里，我每次去11队看她，用“11号车”（徒步）丈量红土路。而今，当双脚走在她挥洒过汗水的石壁水库大坝时，那特殊岁月的特殊记忆总会充斥脑际，挥之不去。

数年后我调到场部。最后一次经过石壁水库，是到水库西北侧8队检查台风后救灾情况，完成任务后与同事返回岸边，小渡船却被台风刮跑了。怎么办？水面有150米宽，绕一圈到对岸要多走7公里；游泳过去，虽然两人游泳技能都不错，但这一带水獭袭击动物和人的事，已有所闻。考虑再三，最终还是绕道而行。

望着如今已建了便桥的渡口，同行者似乎悟出答案：“退一步是为了进一步。”

我补充了一句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

清碧的石壁水库，沉淀着一代人的青春芳华，一代人的青春苦涩，一代人的青春印记……■

如歌行板 胡晖
黎川纪行



黎川古城。资料图

当高速公路上又一个湿漉漉的路牌，风雨中清晰地显出“黎川”二字。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和激动油然而生。阔别十几年，高速公路终于修到了黎川县城，高速铁路也修到了黎川临近的南城。

我清晰地记得原来从老家黎川赶到省会南昌，大约要颠簸十个小时。每次

都要不断翻山越岭，曲折来回。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坐着那种吼着粗气、外表斑驳，有如数月不洗的班车。每当班车盘山而过“大山岭”时，上下九曲十八旋后，肚子总要翻江倒海，车一停，人总要狂吐。

现在，从黎川出发，半小时高速公路，再一小时高铁，一个半小时就能平稳地到南昌了。

而这回从南昌出来的一路上，平坦的高铁和蜿蜒的高速公路在田野和群山中穿行，一会一汪水，一会一片田，水边不时闪现出几栋黛瓦白墙的江南民居。一路上群山逐浪，无边无际。远山青、近水秀，环境好得让人诧异，使人浮想联翩。

黎川是座古老的小山城，位于赣东，与福建交界，是由赣入闽的东大门之一。由于其属于抚州地区管辖，常与抚州辖区的另一个县城临川搞混。

临川是王安石、汤显祖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家乡，以才子之乡名闻天下。

而黎川实在是一个贫瘠之地，特产不多，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。好事乡贤考证，也只能说王安石、徐霞客等等来过黎川。近代则有小说家张恨水，童年时在黎川古桥——新丰桥下的一座旧木屋住过一段。

也许正是因为黎川没有多少显赫的名声，上学时，我们拼命背世界历史、中国历史，却没有任何老师给我们讲讲自己的家乡史。

到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黎川建城其实已有1000多年了，历史上曾有过多个地名：包括建昌、新城等等，治理区域也经历了多次变化。我们由小变大的脚丫反复丈量的，全县唯一的那条十里长街，从“下马路”开始，到“城内、城外大街”，再到“陌市口”结束，依河而行。这种建城方式，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并无差异。

而与自己童年相伴的城外大街，以一条“小港”（原为护城河）为始，弯弯曲曲，过四新旅社、南货店、冰棒厂，到菜市场、新丰桥，再到陌市口，依黎滩河而行，连接破败的城墙和阡陌田野。一路上，木头与青砖混建的两层骑楼，一家挨着一家，连串成街。骑楼中间不时闪出两进或三进的大厅，别有洞天。手掌宽的木片横条结成的骑楼外立面已经灰黑，四梁八柱则多少有点歪斜，已显破败的木楼里一直住满了各色居民。

这些粗糙的木制建筑，如岁月遗落在深山里的民间瓷器；骑楼间隙里，麻石板铺就的幽深小巷，就像油画老人脸上苍劲的皱纹。

一座座昏暗的厅堂，一个个窄窄的天井，一根根陈旧的木柱，仿佛历史投下的发黄身影。记得第一次读到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自己无比震惊，而之所以那样喜欢那些文字，也许正是从中看见了黎川城外，那些清幽古老的小巷。

这条古街，让许多人在离开黎川多年，走过世界多个地方后，仍念念不忘。

短短三天，一晃而过。三天里闲逛了一下城内城外，现状让人感觉问题不少。我想，熟悉而陌生的黎川，应会顺着自己的路，缓慢向前。

一位著名作家说过，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地。我们接受家乡就如接受自己的父母。我深知，无论漂流何方，这里就是永远的惦记。

看见那片山水就如同看见自己欢乐的童年、艰难的少年、发涩的青春，看见父辈的劳碌、师长的辛勤，还能闻到没齿难忘的味道。这些，是没有什么样的黄山西湖，没有什么样的洋装西餐，可以替换的。

无论见过多伟大的风景，都不会有比那更美的山水。■